

# 與書同行



東言西就  
沈言

回望剛剛過去的一年，腦海中首先浮現的，除了全球復常告別疫情，便是個人職業轉軌的與書同行。

對於筆者而言，與書同行，其實從未在生命中缺席。從小人書和連環畫中獲得啟蒙的童年經歷，毫無懸念地預設了由文學少年至文藝青年乃至文藝中年的人生軌跡。作為愛書之人，自然度過了許多手不釋卷、秉燭夜讀的美妙時光。至於由讀者向編者的轉換，則經歷了漫長的蛻變。或許，自從中國第一部情景喜劇《編輯部的故事》熱播，編輯的種子便已在心田萌芽。大學時代，擔任系報主編和學社刊物主編，自此算是開啟了人生中最早的「票友」編輯生涯。及至步入職場，無論在報社還是電視台，總有機會在崗位主業之外，或多或少地參與編輯工作，雖然份屬業餘，卻總是甘之如飴。後來的後來，由傳媒轉入出版，正式與書結緣，不由得感慨人生的際遇與命運的安排，也再一次印證所有的相見恨晚都是久別重逢。

回首這一年，與書同行，展開了一段又一段的奇妙旅程。一方面，見證了一家百年老社深耕文化的理想：從打造香港自然歷史百科全書，傳承中國修志傳統的出版責任，到講述獅子山下故事，尋找似曾相識香港的出版情懷；從讀懂當代中國，開啟多元發現之旅的出版探索，到策劃多元活動，千方百計推廣閱讀的出版實踐……另一方面，親歷了一家百年老社投身教育的志業：那是面向青少年推廣中華文化的不懈努力；那是連接專家學者與校長教師，促進教育交流的不停步履……一切，皆由百餘年前那個「教育救國」之夢開始，任憑風

吹雨打，依然初心不改。

與書同行，不由得想起香港資深出版人陳萬雄自謂的「四書人生」。從讀書、寫書到編書、賣書，他自言一生最大的嗜好是書，一生的志業與事功也在書。在新書《遇上好時光：書與人的故事》中，他說人生絕大部分的時間和心力，都耗在一個「書」字上，已經到了「不可一日無此君」的程度，迄今依然白髮一書生。

書中，陳萬雄回首數十年的編輯出版生涯，講述一部部經典從策劃到編輯、出版乃至走向世界的歷程，同時追憶與沈從文、啟功、陳從周、陳原等專家學者的交往故事。既述書，也記人，可謂名副其實的書與人的故事。對於「故宮三書」、《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敦煌石窟全集》等創新性劃時代的中國歷史文化巨著，他如數家珍。對於作為「宮外人」與故宮的三十載因緣，他更是珍而重之。

《遇上好時光：書與人的故事》既再現了陳萬雄探索和理解中國歷史文化，並通過出版予以弘揚的心路歷程，也折射出香港老一輩出版人開創書業黃金時代的奮鬥故事，以及香港與內地以中華文化為紐帶的血脈情誼，反映了這幾十年間中國歷史文化所走過的軌跡。對於初入出版行業的筆者而言，無疑是與書同行的啟蒙。

惠特曼曾經說，我們的任務就是閱讀世界，因為這一本巨大的書是我們塵世之人唯一的知識來源。作為做書人，便是要開啟一扇扇閱讀世界之窗吧，讓世人可以在書中跨越時空，鑒往知來，在永不停歇的求知長征中，閱世知人，學會與世界和解，與人生自洽，變得無懼無畏、不憂不惑。但願，塵世中的你我他都可以與書同行，在書中邂逅詩和遠方，遇上好時光。



# 「至真園」



市井萬象

隨着電視劇《繁花》在上海熱播，劇中至真園酒家的原型，位於上海市黃河路路口的苔聖園酒家，新近成為網紅飯店，吸引了不少市民遊客前來打卡。

中新社

# 「七轉八起」



人生在線  
吳捷

高木，日本福井縣人，在富山縣讀大學。

隔開富山、福井兩地的，正是石川縣。伸入日本海的石川縣能登半島，是日本今年元旦七點六級地震的震中。當天，強震過後，高木和家人為躲避可能到來的海嘯，在家附近的小山上過了一晚。當時的氣溫，只有二、三攝氏度。

我工作的大學與日本富山大學是姐妹學校，常有富山大學送來的留學生，高木就是其中之一。二〇二二年秋天，因為種種耽擱，她開學一周後才來到校園，立即聯繫我請求補課。聽我把一星期的課程簡述完畢，她點頭道：「明白了。」說着站起身，給我鞠了個九十度大躬。我嚇了一跳，忙不迭還禮，隨口問：「高木桑，你家在哪裏？」她說在福井縣海濱小城坂井。「為什麼會去富山讀大學呢？」「因為我的專業是英語，富山大學有去美國的交換項目。」簡單聊完，高木桑告辭。她把文具整齊齊收進書包，走到辦公室門口，轉過身來，又是一個九十度鞠躬：「謝謝。」

就這樣，彬彬有禮的高木桑成了我的學生。

高木桑起初很安靜。上課時其他學生插科打諢，她只在一旁傾聽，不時掩口而笑。後來，也許是受了美國課堂上自由問答、討論的影響，她也變得喜歡提問了。她告訴我：「在日本，我很在乎別人怎麼看我：穿什麼衣服，化什麼妝，說什麼話。這裏呢，好像大家都我行我素，不太在意其他人的眼光。」我說：「你不覺得，這也是一種自由？」「所以在國外學習、生活的經歷非常重要，可以認識很多當地人，跟他們交換各種意見和想法，還能反省自己。」「高木桑，你在這裏還有將近一年時間，加油吧！」

春假前不久，課前閒聊，高木桑忽然對全班宣布：「我要獨自去紐約市玩！」「嘩，你一個人，能行嗎？」同學們紛紛表示擔心。「我特別想去百老匯看一次音樂劇，可是找不到同行的人。我爸媽愁死了！」我心嘉其勇，鼓勵道：「這有什麼！當年我二十歲出頭，單槍匹馬，玩遍紐約、華盛頓。獨自旅行最使人成長

了。」又百般叮囑：「晚上盡量別出門，不要去酒吧之類的地方。」高木桑點頭：「明白了。」

春假後，高木桑把她在在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等地的旅行照片給我們看。我看着她：這孩子內斂而多思，勇敢而細心，勤學又好問，成長得真快！

暑假將至，高木桑要回日本了。她說自己對日本傳統產品推廣、廣告、公關等等都很感興趣，想工作幾年後再出國深造。她送我一張感謝卡和一些小禮物，我送她一張特大的中國地圖，心中黯然：這一別，也不知何時再見？

就像那些從前來此地留學的富山大學學生。命運將我和他們帶到一起。我們短暫相聚，又分開，漸漸杳無音信。我是他們的老師之一，他們也照亮了我的人生。我看到他們考試完畢，都會把桌上的橡皮屑輕輕拂到手心，帶到垃圾桶丟棄。我看到他們提交的作業，秀麗的小字一絲不苟。如今，不知家住震中附近的他們，還有他們的親友，都是否平安？

日本位於環太平洋地震帶邊緣，地震頻發。二〇一九年，我乘坐全日空航班，飛機上正餐，配一瓶產自熊本的礦泉水。瓶身上標註：「熊本縣天然水，衷心感謝您對熊本復興的支援。」「幸有來自全國各界的大力支持，熊本的日常生活正在逐漸恢復。熊本會努力團結一致，致力於完全復興。」這些文字旁邊，三隻熊本縣的吉祥物「熊本熊」手捧粉紅色愛心圖案。二〇一六年熊本大地震，它的餘威，在二〇一九年仍然歷歷可見。

這個礦泉水瓶，我保留至今，放

在手邊，時時提醒：天道無親，災難盲目，今日去彼，明日來此。沒有國籍、民族、種族之分，我們都是人，渺小，無助，像夏日被割下的零碎草葉，海浪席捲，颶風裹挾，大地震顛，日月無光，胡亂散向四方。

每當災害消弭，人們勉力重建，在建築物的瓦礫堆上，也在心靈的廢墟上。好像一個人，一再被病魔打倒，又再三站起。心裏已滿是傷痕，肌骨中刻滿疲倦，卻強撐着走下去，拚命也要活下去。日本諺語「七轉八起」（nana korobi ya oki），近似漢語「百折不撓」：跌倒七次，爬起來八次。在印有「七轉八起」的商品上，有時還會搭配紅顏色不倒翁「達磨」的圖案。正如達磨，推不倒，打不死，捶不扁，即使晃悠悠，也偏要一次次站起來。為了自己，為了遠遠近近的親友，更為了不幸遠行的人。

真正將遠在天邊的災難拖到眼前的，是身處災區的親友。「你和家人還好嗎？」看到震區的地理分布，我立即發短訊給高木桑。等待回音時，胡思亂想。想到她安靜的微笑，想到她九十度的鞠躬，突然非常難過。

手機一響，我迫不及待拿起來。「昨晚我好害怕。」她回答，「不過現在已經回到家中了，仍有些餘震。」接着又說：「Happy new year, Professor Wu.」

這傢伙，都什麼時候了，還不忘祝別人新年快樂。

我想說幾句安慰的話，卻感到自己也是風口浪尖的一莖碎草，一時心中震悼，茫然無言。



▲一月一日，日本石川縣發生地震，房屋在地震後倒塌。 法新社

# 木化石公園探知



HK人與事  
朱昌文

公園有好多種類型，如主題公園、國家公園、地質公園、植物公園、郊野公園等，但好像從沒有聽過有「木化石公園」，現在香港有了，就毗鄰荃灣如心廣場。

日前，筆者前去參觀，覺得頗有特色，花了兩個小時，既認識到木化石這種遠古物質形成的原因，也得悉這個木化石公園背後的故事，知識性與趣味性俱有，感到不虛此行。

這個木化石公園佔地達七萬平方呎，分為戶外園區和木化石體驗館，展出逾百件博物館級的木化石，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兩組展品是日石與月石，分別長三十米與二十五米，前者是全球第七長的木化石，它來自印尼西爪哇，歷史可追溯至二百六十萬年至五百三十萬年前的上新世時期，難得一見。後者的特點是它的橫切面可以讓人看出經歷過長達數百萬年之久的矽化過程，完整地保留了整條樹幹的原貌，包括表皮、纖維形狀，甚至樹木內部傳送水分養分的通道也清晰可見，參觀者如有興趣深入了解，可到體驗館細察體驗。

其他重點展品還有象徵人生里程的六塊木化石，包括「如心石」、「畢業石」、「娉盟石」、「周年石」、「勝利石」和「團圓石」。如心石以已故的華懋集團主席龔如心的名字命名，英文名是

Nina Rock，石的形狀如其名，仿似一顆巨大的心，寓意「至誠以心，心之所在」。「勝利石」是一個巨大的樹幹衍化而成的木化石，形狀酷似高舉着的V字形手勢。「畢業石」利用樹幹的天然形狀，加上金屬絲帶，搖身變為一紙畢業證書。「周年石」則由一組三塊由小到大的木化石疊成，形狀就像一個三層蛋糕，寓意紀念生日、結婚紀念日等的重要日子。「娉盟石」巨型的指環鑲上美麗的寶石，象徵終生不渝的婚盟。「團圓石」形狀獨特，就像一雙向外環抱的手，彷彿邀請親友圍坐共聚。

參觀者看到和用手觸摸到這些形狀各異的木化石，都會有興趣知道它們形成的原因。據展品的說明和導賞員的講解，這些被形容為「能說話」的木化石標本，其形成的原因是火山灰或沉積物掩埋樹木，因埋藏環境缺乏氧氣而不致腐爛，並受含豐富礦物地下水的長期滲透，使被埋的樹木的纖維慢慢被矽質礦物所取代，形成木化石，其外形各異，有些仍如木塊，亦有看似石頭或炭塊，顏色也各有不同。據研究木化石的專家說，樹幹能衍變成木化石的機率只有百萬分之一，所以非常罕有，具極高的科研價值和欣賞價值。

這個木化石公園的所有展品都是龔如心的珍藏，她生前熱愛收集木化石，合共多達二百件，耗資巨大。「王太（龔如心）喜歡大自然，希望透過木化石傳遞珍惜環境、珍惜生命的訊息。」策劃這個木化石公園的建築師陳麗喬說。



如是見  
陸小鹿

歲末，在香港待了四天時間，歸納起來就做了兩件事。

其一尋味香港。來之前，特地買了歐陽應霽的兩本《香港味道》，一本有關酒樓茶室精華極品，一本有關街頭巷尾民間滋味。我將那些未曾吃過並感興趣的美食名字，一一記錄下來，四天時間內品嚐了好多樣美食。

其二Citywalk。有時是在尋覓美食的路途中，邊走邊看。有時，是漫無目的就在街頭四處逛逛，隨意看看。從前來過三次香港，有出差，有帶老人過來遊玩，從沒像這次有充足的時間走一走。

因為隨意地走，這次發現了一個非常

香港化的街頭語言——牽手。無論是戀愛中的年輕男女，還是被調侃為「左手摸右手」的中年夫妻，甚至白髮蒼蒼的老人，當我在馬路上行走時，常能看到一對又一對的牽手。他們很自然地手拉着手，或者十指相扣，沒有絲毫的扭捏，彷彿這是一個如同吃飯洗臉一樣再尋常不過的動作，看得我心裏暖暖的，不禁發出了靈魂拷問：為何香港的「牽手」這麼多呢？平時我居住在上海，馬路上也能看到牽手的年輕情侶，但數量遠遠少於香港，尤其很少能看到牽手走路的老夫老妻。

也許，這是因為香港人更善於表達自己的內心情感。牽手實則是一個身體語言，這是一種傳遞心中之愛的「無聲勝有聲」的方式。想起曾在電視中看過一個遊戲，考察戀人的默契程度。男女嘉賓一個

人被蒙了眼，另一個人和其他幾個不相識的同性一起伸出手，然後，蒙了眼的嘉賓一個個摸過來，再選出自己愛人的那隻手。有人一摸就摸對了，有人摸了一圈還拿不準哪一隻手是自己戀人的。設身處地想想，嘉賓摸錯了手，自己和戀人都會尷尬吧。

牽手很美好，望着眼前走過的一對又一對的牽手伴侶，我情不自禁哼起蘇芮的歌曲《牽手》：「因為愛着你的愛/因為夢着你的夢/所以悲傷着你的悲傷/幸福着你的幸福/因為路過你的路/因為苦過你的苦/所以快樂着你的快樂/追逐着你的追逐……」同時發了微信給先生：「香港街頭好多人牽手呢。」先生秒回我：「我們不是也經常牽手的嘛。」「不不不，我們那是挽着胳膊，以後改成牽手。」我如此回覆他。



木化石公園一景。